

春秋正義殘本

卷八 江表集

春秋正義卷三十四

定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八年注四年盟皐鼬 正義曰露以昭二十八年卽位
三十二年諸侯之大夫盟于狄泉魯曹俱在時以未告
公而公薨故不書於經杜蓋以此故不數之四年盟皐
鼬四年二月陳侯吳卒其年盟于皐鼬自尔以來唯有
此盟耳

靖公 正義曰諡法共以解信曰靖

懷公 正義曰諡法慈仁短折曰懷

注從順至先公 正義曰傳言順祀是從爲順也文二

年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升僖於閔上閔先爲君退在僖下是逆也今升閔在僖上依其先後是順也廟主失矣唯此二公故知從祀先公唯閔僖耳躋僖公指僖言之此不指言升閔者彼所升者止升僖公之一神不得不指言僖公也今從祀之時閔僖俱得正位且以親盡故通言先公此言從祀躋僖公不言逆祀者此從祀因躋僖公之文故得畧言從祀至於躋僖公文无所繫不知逆祀何公且見是親廟不可言先公故指僖言之而言躋也然則此以親盡故通言先公下桓宮僖宮災彼亦親盡言桓僖者彼據災之所在須指言其處與此體例不同

注盜謂至繁弱 正義曰傳言陽虎取寶玉大弓以出是盜謂陽虎也公羊傳曰盜者孰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其說將殺季氏亦與左傳大同春秋之例再命之卿始得名氏書經陽虎季氏家臣以賤名氏不見故書曰盜盜者賤人之稱也此寶玉大弓必是國之重寶厯世掌之故自劉歆以來說左氏者皆以爲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成王所以分魯公也公羊傳曰寶者何璋制曰弓繡質龜青純彼不知魯有先王分器繆爲言耳且所盜无龜知其並是妄也

傳注顏高至異疆。正義曰漢書律厯志云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本起黃鐘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本起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由此而言龠之所容重十二銖合龠爲合，兩之爲兩則合重一兩，升重十兩，斗重百兩，斛重千兩。計六鈞有一百八十斤，合爲二千八百八十兩。於量爲重兩，斛八斗八升計今人用弓此亦末爲疆矣。而魯人傳而觀之，故杜以爲古稱重故以爲異強計。古稱亦準黃鐘之重爲之，而得重於今者，權量之起本。

自黃鐘而世俗不同每有改易傳稱齊舊四量陳氏皆如一焉是其不必常依古也近世以來或輕或重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爲一周隨斗稱於古三而爲一則古時亦當然杜言古者謂此顏高之時爲古耳非言自古稱皆重也

俱斃至頰殪 正義曰釋言云斃仆也孫炎曰前覆曰仆吳越春秋稱要離謂吳主夫差曰臣迎風則偃背風則仆然則仆是前覆偃是卻倒此顏高被擊而仆乃轉而仰且射子鉏猶死言其善射之功然也

主人出師奔 正義曰賈逵以爲主人出魯師奔走而卻退言魯无戰備也劉炫云杜亦不勝舊今杜必異於

春秋卷三十四
賈以爲復師奔走往助之者若如賈言魯師奔走則是
被敗而還下傳陽虎何得云猛在此必敗明其於時不
敗故猛得逐稟丘之人是賈言非也

注救不至入竟 正義曰春秋諸侯相救皆書於經此
救亦當書之不書者齊師聞晉來救已去魯地晉師未
入魯竟不成爲救故不書也公會晉師于瓦瓦是衛地
公往衛地會晉師是其未入竟也

注禮卿至畧之 正義曰禮卿執羔大夫執鴈周禮大
宗伯文也魯則同之蓋命卿與大夫俱執鴈今見士執
執羔始知執羔之尊於是方始尙羔令卿執之記禮廢
之久也傳言於是始尙羔必往前不執羔矣但往前所

執難知先儒各以意說賈逵云周禮公之孤四命執皮
帛卿三命執羔大夫再命執鴈魯廢其禮三命之卿皆
執皮帛至是乃始復禮尙羔案周禮禮記皆言卿執羔
大夫執鴈並以爵斷不依命數賈何以計命高下妄稱
禮乎傳言始尙羔者當謂舊賤羔而今尊之耳若本僭
孤禮皆執皮帛當云始復用羔不得云尙也若改僭從
禮得名爲尙則初獻六羽何以不言始尙六佾也以尙
言之足知魯卿舊執非皮帛矣鄭眾云天子之卿執羔
大夫執鴈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故傳曰唯卿爲大
夫當執鴈而執羔僭天子之卿也魯人效之而始尙羔
記禮所從壞案禮傳及記天子之臣與諸侯之臣所執

无異文也周禮掌客凡諸侯之禮上公及侯伯之下皆云卿相見以羔是諸侯之卿執羔不執鴈又士相見者諸侯之臣相見之禮也經曰下大夫相見以鴈上大夫相見以羔是諸侯之卿必執羔矣安在於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乎是則背明文而用肺腸也天子諸侯之臣所異者士相見之禮羔鴈皆云飾之以布而曲禮云飾羔鴈者以纁鄭玄云此爲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然則天子之臣衣之以布而又畫之諸侯之臣則用布不畫所異唯此而已其執不爲異也傳文之乖於禮者爵是卿也皆當執羔趙鞅荀寅不應執鴈此是當時之失失於偏下以晉卿失於偏下魯卿不應僭上益明

賈言魯卿舊執皮帛非其義矣魯人於是始知執羔爲尊或亦效晉唯上卿一人獨執羔耳未必卽能如禮諸卿皆執羔也此經言公會晉師不言公會士鞅僖二十九年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故杜云卿不書禮不敵公史畧之劉炫云案宣元年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杜云趙盾稱師取於師會故稱師何知此非亦以師會故稱師而云禮不敵公畧稱師乎今知不然者以宣元年諸侯俱在又文連伐鄭故言師會此則公之獨會晉師又旡征伐之事故以爲卿不書禮不敵公史畧之劉以與宣元年並取於師會以規杜氏非也

注盟禮至請之。正義曰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蒞

之請執牛耳。請使晉大夫執牛耳。周禮戎右云：盟則贊牛耳。鄭玄云：謂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爲之。尸盟者執之。襄二十七年傳曰：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是小國主備辨。盟具宜執牛耳。哀十七年傳曰：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鄆衍，吳爲盟主，不知盟禮。當令小國執牛耳而自使其臣執之。發陽，宋魯衛三國衛爲小。蒙則齊魯二國魯爲小。皆是以小國執牛耳而尊者。涖之以主次。同盟者，今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爲盟主。宜涖牛耳，故請晉大夫使執之。

注按擠也。正義曰說文云推排也。排擠也。按是推排之意。故爲擠也。昭十三年傳言擠于溝壑。謂被推入坑也。

禘于僖公。正義曰釋例曰大祭于大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禘于大廟禮之常也。各於其宮時之爲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然則禘者審定昭穆之祭也。今爲順祀而禘于僖公。則是并取先公之主盡入僖廟。而以昭穆祭之。是爲用禘禮也。計禘禮當于大廟。令就僖廟爲禘者。順祀之義。退僖升閔。懼於僖公之神故。於僖廟行禘禮。使先公之神偏知之。禮祭尊可以及卑。後世之主宜上徙大廟而食。今徙上世之主下入僖廟。

祀之當時所爲非正禮也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義亦然也

而無至繼之正義曰而女也言女先祖以來皆爲季氏忠良之臣女今不良反以是殺我之事繼續之

正義曰徵召也釋言文陽虎召季孫

欲殺之今旣得脫魯人歡喜季孫以下原本闕佚□□□□□

於季孫

九年注四年盟皐鼬正義曰蠆以昭二十九年卽位

三十二年大夫盟于狄泉以未告公而公薨故不數

獻公正義曰諡法博聞多能曰獻

注五氏至次告正義曰傳言齊侯伐晉夷儀乃與衛

侯次于五氏次旣告則伐亦應告故杜以爲諱伐盟主
直以次告知非不告伐故不書者若全不告魯容可不
以伐告今旣以次告魯何意告次不告伐明以衛新叛
晉又魯與晉親故耻以伐告唯告次耳劉炫以爲不告
伐故不書而規杜氏非也

傳注鄧析至竹刑正義曰昭六年子產鑄刑書於鼎
今鄧析別造竹刑明是改鄭所鑄舊制若其君命遣造

則是國家法制。鄧析不得獨專其名。知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書。書之於竹。謂之竹刑。駟歛用其刑書。則其法可取。殺之不爲作此書也。下云棄其邪可也。則鄧析不爲私作刑書而殺。蓋別有當死之罪。駟歛不矜免之耳。君子至可也。正義曰。周禮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鄭玄云。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者。春秋傳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豈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是賢能之人當議其罪狀。可赦則赦之。今鄧析制刑有益於國。卽是有能者殺。有能之人是不忠之臣。君子謂子然於是爲不忠也。

國之臣民誠有可以加益於國家者取其善處棄其邪惡可也雖知其邪當棄而不責所以勸勉人使學爲善能也

注詩邶至所執

正義曰邶風靜女之篇也於時衛君

无道夫人无德衛人欲得貞靜之女以配國君易去无德之夫人也篇有三章其一章云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其二章云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彤管者筆赤管也必用赤者示其以赤心正人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執赤管之筆記妃妾善惡進御之法所以規誨人君也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之事事之常耳无可特善彤管記事乃是婦人之一大法本錄靜女詩者止爲彤管之言